

## 面對中國：自傲或自卑

藍佩嘉

去年夏天我首度到上海，張愛玲的老上海只剩下梧桐樹間的殘影，連和平飯店都熄燈整修。浦東的高樓成爲新上海的天際線，在入夜後，燃起令人目眩神迷的光海。我跟朋友在江畔的頂樓酒館，一面盡責地拍著觀光照，一面感嘆這夜景的排碳量，尤其是那超大型LCD廣告船，頂著刺眼的光芒，突兀地在黃浦江上來回駛過。

從台灣移居上海的景觀設計師小梁，興奮地跟我談著上海外灘的整地、未來的迪士尼樂園，不僅因爲這些遠景中的潛在商機，更因爲中國發展的規模與速度，讓來自島國的人民目瞪口呆。開慣了凱迪拉克，就比不上mini cooper。小梁告訴我：「我回台灣開同學會，他們的案子都是幾十萬台幣，我在中國隨便都是幾百萬的案子，叫我回台灣怎麼做的下去？」

僅管小梁對於中國的未來充滿期待，談起「大陸同胞」，嘴裡卻充滿不屑與抱怨：「我每天坐地鐵上班，看見他們這樣擠車、大聲講話，我就想，我幹嘛跟這些禽獸住在一起？」大刺刺的話才出口不久，他卻若有所思地說：「可是，我們恐怕是最後一代可以瞧不起中國人的台灣人。」

在兩岸政治糾葛與全球經濟動盪的脈絡下，面對崛起的中國，台灣人的心裡充滿矛盾，又自傲、又自卑。在這次總統選舉的兩黨文宣操作中，明顯地呈現、也在操弄這樣的心理叢結。

在這次的民進黨選舉論述裡，與台灣的國族主體性對立的他者，不再只是以飛彈鎖定台灣的北京政府，也包括坐著三通木馬來屠城的中國人民，更具體的說，是搶工作的中國民工（害台灣查甫找無工）、搶老公的大陸新娘（害台灣查某找無尪）。在「一中市場後，公園變公廁，談吐變吐痰」的報紙廣告裡，照片中是三名露天便溺的男人背影，沒有現身的凝視主體，是現代、文明的台灣，傲慢地鄙視著落後、沒水準的中國。

國民黨的選舉修辭，則召喚著台灣民眾經歷經濟低迷的挫折感，以及面對中國強勢經濟的自卑。這裡的「中國」，是口袋滿滿的觀光客、資本家、房地產商。選舉結果不只是馬英九的勝利，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的勝利。「拚經濟」的策略主軸仍不脫大規模建設、持續發展；「馬上就會好」的支票，則有賴中國滾進的熱錢現金才能快速兌現。選後中國富商團的來訪，地方首長畢恭畢敬地以高

規格接待，媒體巨細靡遺地八卦富商們的穿著打扮，具現階級與國族交纏的陰影下，「小台灣」面對「大中國」的嚮往與卑從。

我們如何能夠超越發展至上、規模崇拜的迷思，珍惜環境永續、小而美的經濟？我們要如何將台灣的主體性構築在平等、進步的人權觀之上，而非陷入歧視或排他的淤泥？我們要如何面對中國，一個實為異質構成的國家社會，這是不分藍綠的台灣，要共同面對的問題。